

心

生

我的秘密之花

WODEMIMIZHIHUA

刘辉 尚晓娟 李硕 选编

经典散文



延边人民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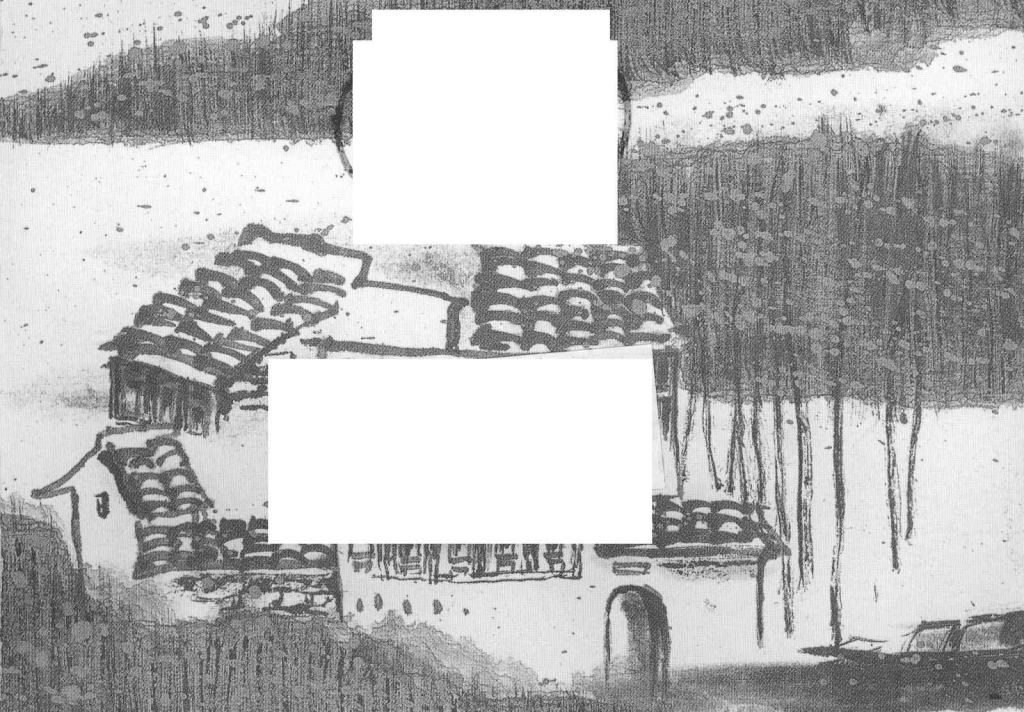
1266  
268

我的秘密之花

WODEMIMIZHIHUA

刘辉 尚晓娟 李硕 选编

# 世纪 经典散文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纪经典散文. 我的秘密之花 / 刘辉, 尚晓娟, 李硕选编. 延边人民出版社, 2006. 9

ISBN 7 - 80698 - 375 - 9

I. 世… II. ①刘…②尚…③李… III. ①散文 - 作品集 - 现代②小说 - 作品集 - 当代 IV. I26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044168 号

## 世纪经典散文

我的秘密之花

刘辉 尚晓娟 李硕 选编

---

出版发行 延边人民出版社

印刷装订 河南新华印刷厂

总策划 王春晓

责任编辑 崔承范

主 编 王海艳

封面设计 刘 阳

开 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 张 7

2006 年 9 月第 1 版 2006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

ISBN 7 - 80698 - 375 - 9 / I · 41

定价: 357.60 元



# 世纪经典散文

SHIJINGDIANSANWEN

前

言

当你拿到这套《世纪经典散文》时，  
会感到拥有一部跨越整个世纪，值得  
长期保存的高品位散文选本已不是奢  
望。

本套丛书由多年来从事散文创作  
和散文研究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三位学  
者编选。他们曾编选过多种颇具影响  
的散文选本，并且在散文创作中深得散  
文三昧。

丛书用无数条金线将中国散文之  
经纬贯穿起来，永恒的主题在时间长  
河中尽显其魅力。

种下成熟的种子，但愿它们能随风  
而至，在读者的心田生根、开花、结果，  
于是，你我的心间将芬芳四溢。



# 我的秘密之花

## 序 言

从上个世纪初期开始的中国散文创作历程，在整部中国散文史上无疑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这是因为它于形式和内容方面，都艰苦卓绝地展开过一场重大的革新。当告别了长期运用文言写作的那一部历史之后，白话散文获得了健康和全面的发展，出现了一批又一批卓越的作品。这样的书写方法肯定可以使得极大多数的民众更容易接受文化的熏陶，尤为重要的是它所追求的人性解放与现代民主的精神。始终在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向前迈进的步伐。

整部二十世纪的中国历史，是在艰辛困顿与曲折多变中前进的。它交织着多少辉煌和灾难，凝结着几何欢乐与痛楚。已经发表和出版的许多写得比较成功的散文作品，都鲜明和生动地描绘出了这个时代中的社会场景、人生踪迹，以及他们灵魂深处的种种波澜。阅读一些这样的篇章，肯定是能够增加见识，开阔视野更为细腻地理解人们心理的动因，从而很有益于升华自己思想的层次与精神的境界。

散文是一种充满了主观意识的文体，在描摹社会人寰和自然环境的时候，总是侧重于诉说自己对于这客观世界的印象、体验和感悟，这样就十分容易打开自己心灵的窗户，跟许多读者朋友进行诚恳与亲切的对话，因此也必然会洋溢出真挚、灼热、浓郁和深沉的感情来。当作者以此种纯真的情愫，去面对和投入生活的激流时，又必然会在不断的碰撞与融汇之间，产生出纷纭的哲思来。将这样由人生的海洋里升腾出来的情感与哲理，通过优美的文字抒写成章，像如此丰富繁复和文采斐然的社会史与心灵史，自然就很容易引起大家的关注和喜爱了。

我们编纂成的这套丛书，分为十二本，选录多篇散文作品，提供给各



行各业中间喜爱阅读此种文体的年轻朋友们，可以很方便地进行浏览。

任何人都是在通过广泛的阅读和思索的过程，才有可能更好地提高自己的水准，形成渊博的知识、深厚的思想和出色的审美涵养。这样就会对于浏览过的任何作品，在经过认真的揣摩与剖析之后，都能够作出适当的判断来，准确地指出它成功或不足的地方。如果将自己这些珍贵的意见，通过若干不同的渠道，充分地反馈给当今许多撰写散文的作家，引起他们在深入的思考之后，能够更好地进行挥洒，这样就肯定会促进散文创作在二十一世纪的迅速迈进和重大丰收。正像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提倡接受美学的德国学者尧斯所说的那样。“文学作品的历史生命，没有其接受者的积极参与是不可思议的”（《作为向文学科学挑战的文学史》）。

如果有更多的读者朋友，除开乐于对阅读过的作品，进行认真的论证和批评之外，还渴望着自己也能够从容与欢快地去撰写散文的话，那么就一定要花费更多的精力，更为细致地去阅读与钻研人类历史上的许多佳作。汉代学者桓谭在《新论·道赋》中，引用过经常与他相聚论学的扬雄的一句名言，说是“能诵千赋则善赋”。像这种对于自己人生经验的概括，真是具有普遍规律的涵义。如果想要从事某种文体的写作，确乎就必需用心地去阅读与揣摩前人在这方面的许多佳作，不通过这样刻苦的学习与借鉴的过程，那是无法跨出自己最初的步伐的，当然也就谈不上进行创新和超越前人了。

说到阅读有关散文文本的这个话题，二十世纪以来的不少佳篇，自然又是应该作为起步的一项工作，从这儿再上溯和扩展开去，通过不懈的阅读与思索的过程，极大地提高了自己审美的水准和境界之后，然后再去努力地撰写散文的话，一定会促使二十一世纪散文创作的前景，变得更为开阔和美好起来。

希望有更多的年轻朋友，都来阅读许多优秀的散文篇章，这是多么欢乐地陶冶自己情操的一种过程！



## 目 录


我的秘密之花 / 海男	1
别怕崴泥 / 刘心武	11
老师口中的“瓦” / 操乐发	13
快乐基地 / 彭程	16
动物的智慧 / 石头	22
一次没有表白的爱 / 朱鸿	27
第一个被录取的人 / 张小失	41
与姐姐永别 / 王兆胜	43
树木的花 / 清少纳言	51
悠悠长旅妈妈伴我走 / 丁亚平	53
寄存失败 / 绘丹	56
萧 / 楚楚	58
远近 / 隐地	63
母亲的阳台 / 彭程	65
生命是美丽的 / 李永康	68
人生的两极 / 韩作	71
生命打开的窗口 / 熊育群	73
分夕卜甜美的葡萄 / 李娜	83
假如鱼也生有翅膀 / 迟子建	85
两根沉木条 / 陈志宏	88
他乡望月 / 陈瑞琳	90
不需注释的生命 / 祝勇	95
花儿努力地开 / 邹扶澜	98

# 我的秘密之花

大姐/高维生	100
一朵玫瑰花/谢沁珏	104
它们/周晓枫	106
随青溪沉入/费振钟	117
我的家在八个家草原/阿拉旦·淖尔	120
施受之福/洪兰	130
当别人把你绊到/刘飞	132
悼三姨夫/迟子建	134
减法/格致	138
所谓一生/豹子	156
一对沉默寡言的人/吴鸿	159
谁比谁活的更长/杜丽	161
我不认识你,但我记得你/张国龙	174
细节/潘格	178
阳光/容容	181
淡之美/李国文	184
微笑是一句世界语/朱晓琳	186
东方人和西方人/卢秋田	188
李白的“毛病”/赵统斌	193
乡村岁月/喻晓	197
人为什么要遵守规则/信春鹰	200
蝴蝶机鼠电池/刘心武	205
用耳朵阅读/莫言	208
我坚信,我是自己的救世主 /	
[美] 怀特·史密斯	213



# 我的秘密之花



## 我的秘密之花

——海 男

### 1977：青苔小巷中的情书

收到生命中第一封情书，是在一个枯燥的寒假之中，情书不是从邮局飘然而来的，而是夹在一本发黄的书中，那本书好像是《青年近卫军》或者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给我写情书的少年住在金官小镇的一条铺满石板小路、生长着青苔的小巷深处。

我见得最多的青苔就是那条小巷深处脱颖而出的，疯狂生长的青苔大概有许多年的历史了，给我写情书的少年那一时期经常跟我交换书看，当一本本发黄的书籍在我手中传递时，书籍上还散发着另一个人的体温。

而当我在书中发现一封叠成三角形的纸条时，情书仿佛是从云缝之中飘然而来的，他的呢喃之声偶然让我想到了保尔和冬妮亚的爱情。然而，我还是颤栗着，那是青春生活中从未被撕开的颤栗，当我展开那封信的时候，结果是一阵心跳的肃静，一页白色的纸在微风之中颤栗着，同我青春的、微绿的、惊奇的颤栗一样，它继续着那种肃然，但无论如何，我已经看到了那封信，这意味着我开始撕开了青春期的—种迷雾，我撕



开了，刻画着一种心悸、惊喜的色彩。

一封情书用可能的方式敞开着，一封 20 世纪 70 年代的发自一位少年的情书，飞速地驰过我所看得见的山坡上的篱笆，被一个住在青苔小巷中的男孩倾慕着，被一个男孩那激动人心的钢笔字帖所笼罩着，我第一次想象那个男孩坐在窗口的身影，我第一次散着步，在寒风中经过了那片冬日的篱笆，然后独立地横跨过去的体会中有一种朦胧的幸福，仿佛有人在等候我。情书，第一封被我撕开的情书，我读了几乎有 100 遍，我的眼睛因炫目而荡漾着，一个写情书的男孩似乎把我引向一种美妙的舞步，然而，最终把我引向的却是那条生长着青苔的小巷。

也许因为我饥渴，这种饥渴不是对情感的饥渴，那时候，情感还没有像疯狂的青苔一样从石板路上，从小巷中的墙壁上，从缝隙中疯狂地生长出来，我饥渴是因为交换在那个男孩和我手中的书籍，不知道什么神奇的魔力，书成为了我们彼此交往的借口，如果没有那封叠成三角形的情书，这样的交往是明朗的。

然而那封情书出现了，我们的交往不免有些让人心跳，从那个时刻开始，我便从场景和气氛中学会了掩饰，我掩饰自己的情绪，佯装没有看见那封情书，这样一来，那个少年开始着急了，他巧妙地问我有没有发现一个纸条，当时，我正置身在那条令人着迷的青苔小巷之中，青苔仿佛从我身体中长了出来，用来掩饰住我的那种心慌意乱：“纸条，什么纸条，我可没发现什么纸条？”我仰起头来看着墙壁上的青苔，仿佛因此移过墙壁，到达一个我们没去过的地方。

少年低下了头，看着脚下的青苔不说话，那天中午，我们所交换的书籍是《小城春秋》。我从他手中接过书，他的体温

## 我的秘密之花

留在了发黄的封面上，而我的体温一定也留在了另一本书中。他给我的书中没有三角形的纸条，没有情书，从此以后他就再也没有给我写过情书，也许我的满不在乎，我的那种矜持吓坏了他。

多少年后，我开始写情书时，我拉开了抽屉，那封最初的情书已经变成黄色，我的思绪已经跳动在别处，在异乡的车厢里，在指尖的朝前移动之中，当我开始写情书时，我才理解了那个少年，理解了他少年时期的幻想，我，曾经被他所幻想过，被他所萦绕在心灵中，哦，情书，用我的手曾经撕开过的情书，延续在一个忠诚的时刻，也必定会延续一个决裂的时刻。

一封被撕开、阅读过的情书，它因此可以荡漾在潜意识里，荡漾着记忆和语言，正是那个被撕开了的瞬间，我知道我被别人注视着，它必然会产生颤栗，它因颤栗而唤醒了我们身体之中的一个房间，我从一个房间通向另一个房间，从一道窗口到另一道窗口，我在撕开情书以后开始迷失，只有迷失才会看见我自己。

当那个住在青苔小巷中的少年随同父母迁移时，也正是我还书给他的一个时刻，沿着长满青苔的小镇，我突然看见了一辆小马车停在路中央，那个少年正在朝着马车移动着手中的那只笨重的木箱，我想，制作木箱的那个木匠一定也很笨，那种笨显得很朴素也很可笑，那是一种轻松而沉重的笨。

少年看见了我，此刻他终于把那只笨重的箱子已经挪到了小马车上，他满脸汗水，他惶惑地解释着这次突如其来的迁徙活动：少年的父亲经过了几年的努力，终于可以把他们一家调到外省去，因为所谓的外省就是他们的老家。

少年用一种留恋的目光与我的目光只对视了一瞬间，马车



就要开始朝前移动了，少年的母亲要叫唤他尽快上车，少年是最后一个上车的，我把书还给了他。他便迟疑着往马车上跳去，少年的迟疑感使他的目光显得有些忧伤。

马车已经随着小巷中的或明或暗的光线消失在我的视野之中，我仍然站在生长着青苔的小巷深处，绿色的、潮湿的青苔从此以后仿佛在我身体中疯狂地生长着，我再也没有看见那位少年，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发生过任何联系。

我忠实地体现着那封情书撕开以后的生活状况，我约会，放低声音地谈情说爱，我伸长脖颈，让别人吻着我的血管，我倾向于沉醉时会不顾一切，我被挫伤，但仍保留着属于我自己的气息，因为撕开了那封情书，我才发现了一个小小的无限。

铺满青苔小巷中消失的少年到底影响了我什么？一个并不吸引人的少年，跌跌撞撞的少年，跟随父母迁徙的少年，通过一封情书使我总是回忆那种生长在小巷中的青苔。

## 1980：拜伦啊，拜伦

我所爱上的第一个人竟然是拜伦，1980年我除了同永胜小镇的市民们排着长队站在新华书店的门口买书之外，就是源源不断地奔赴于永胜县图书馆的石板小径上，我依然记得那种排长队购书的镜头，无论刮风下雨，我们迎着黎明的曙色站在书店门口，队伍就像波浪般摆动着，后来我认识了新华书店的杜玺，她是一个漂亮的女孩，最漂亮的是她修长的身材和她白皙的皮肤，认识她以后，每到外国文学进书店，她就会帮助我分册留下来。

我并没有在新华书店买到拜伦的诗集，而是从图书馆借到了长诗《唐璜》。以后，我从永胜县图书馆里寻找到了拜伦的

## 我的秘密之花

所有书籍并将拜伦的照片强行地剪下来，因为那时候还没有复印机。

《唐璜》无疑是拜伦最厚的著作，我着迷于那些句子：“虽然在发怒时，稍嫌粗俗残暴，她心悅的时候，样子可够妖艳，谁若爱熟透、红润多汁的果子，就会饱含精力多看她几眼。”我将拜伦的画像放在木镜框中，开始了与拜伦的约会。

我很幸运，我从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有了一间属于自己的房间，那是永胜县水电局的宿舍楼。夜间，我睁着双眼想象拜伦跛着脚开始漫游的情景，在最远的雅典和君士坦丁堡，拜伦的脚走遍了古堡中漫长的地域线，所以他后来完成了那部令世人震惊的长诗《哈尔德·哈罗尔德游记》。

只要回到那间小屋，拜伦就在屋里，对拜伦的爱使我沉溺于他的诗歌生活中，除了阅读他的诗之外，感情正游移在欧洲的国土上。我想象着拜伦的眼睛，一种天生的毁灭般的深邃和热情在笼罩着我的生活，而我竟然想与他在一个瞬间消亡在一座城堡的洞穴之中，我甚至梦想跟随他或者那个唐璜在痛苦的寂静中死亡，一分钟也不停留的死亡。

不寐的夜晚，我将那只镜框放在枕旁，经过了一个午夜到另一个午夜的反复辗转，经过了一个拂晓到另一个拂晓的反复幻想，爱情折磨着我，似乎有人在唤我：够了，够了，拜伦早已离开这个世界，除非你去爱他的灵魂，你可以去爱他的灵魂吗？

事实上，我一直爱着的是拜伦的灵魂，整整18岁，我都在不可遏制地爱着拜伦的灵魂，所以当我用一种虚幻的方式与拜伦约会时，我看见拜伦的灵魂了吗？路德说：“真正的爱往往是错的。”

有一段时间，我选择荒凉的地方，因为我似乎知道只有荒



凉之地才有‘古堡，才能实现我与拜伦之约，有一个画画的男孩陪同我，每到一个地方他都会放下画框开始画画，那时候，那个男孩在画着大量的水粉画和油画，他之所以愿意陪我去一个又一个地方，是因为我荒谬的爱感动了他，或者让他感到好奇，那时候，我们都热忱地迷恋着诗歌。

拜伦始终没有找到，应像《唐璜》般四处飘荡无拘无束地离我们远去，始终没来与我们会晤，所以，我的18岁献给了拜伦为我而创立的爱的神话，尽管在这个神话之中，我谦卑地在微乎其微的可能的情况下竭力去碰撞他的灵魂，但那颗高贵的灵魂只在午夜降临时倏然地出现，关于拜伦，关于雅典和君士坦丁堡……我总是充满激情地向我的所爱，我的18岁，向那位不可企及的灵魂诉说衷肠，而与拜伦的约会始终沸腾成为一种虚无之神话。

1980年，除了拜伦之外，许多故事荡漾在这座小县城里，我身边的女友们正在恋爱，有的已经结婚，我不知道从那一年开始参加了多少场婚宴，因为我是伴娘，所以，我总是走在新娘身边，而且我会为新娘梳一种最时髦的发型，这种发型源自我自己的一种创造，1980年，我披着长发，我的发丝柔软，呈波浪状，一种与生俱来的波浪——显示着我的命运，当我坐在镜子旁边看着我自己时，肩上披着漆黑的头发，仿佛波浪已经向我涌来了，这就是我的人生吗？我从小时候就有小卷毛的外号，人们说天生卷发的人聪明，有好运气，也有人说天生卷发的人意味着命中有波折，在一波三折的海浪之中，我看见了拜伦，我刚刚开始人生的旅程……值得注意的是我已经开始陆陆续续地写诗，除了受拜伦、雪莱、歌德的影响之外，舒婷、北岛、顾城的诗歌笼罩着我们，我和那个画画的男孩都写诗，我们经常以写诗的名义来会晤，而且我成为了他画素描或油画

## 我的秘密之花

的模特，我记得他家的那座典型的永胜县城的小庭院中散发出桂花树的幽香，我就坐在一棵桂花树下，与他共享诗和绘画给我们带来的乐趣，当然我们也同时谈论着拜伦。

拜伦死了，诗歌留了下来，这个现实震撼着我。1980年冬日的最后一个夜晚，我终于面对了这个现实，摘下了那只镶嵌着拜伦照片的镜框，我仿佛结束了一种精神之旅，但就在这一刻，我开始介入了：一种由我身体所设置的诗歌的世界，它必须经历我身体的一系列搏斗，由我的灵魂所创造出来，从这一刻开始，语言，我母语中盈动的气息，我身体的命运中无法抵御的潮水就在这一刻，使我开始用语言表述我的人生。

拜伦死在一种人类无法消除的战争之中，但在这里，我似乎已经呼吸到了死亡的气息，一种纹路开始在我身体中长出来，那也许就是诗歌的枝蔓，也许是幽灵般的内在体验，也许就是这种个人的历史使我在永胜小镇来不及嫁给任何一个男人，来不及沉溺于一切世俗的仪式活动之中去，我开始编织诗歌，开始编织着无数年以后依然表述着我生命的一种自由的形式，开始在各种各样的笔记本上写诗，开始以一个并不十分吸引人的少女的姿态穿越着小镇，而我身体中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力量：它就是诗歌给我带来的一种激情。

### 1981：诗或男人给我带来的邮电所

我是在永胜县图书馆的窗口认识溢的，1981年的初冬，那一时期我已经从水电局调到了县文化馆，而图书馆还没有从文化馆脱离开来，所以我生命中有一段图书管理员的生活。这也是我生活中最有意义的生活。

一个青年男人朝着窗口走来时，我的心跳了一下，因为他



的目光远远地就在注视着我，仿佛我是他旅程中的一个目标，仿佛我是他绘画生涯中的一种色块而已。他就是溢，中央美院油画系的学生，来永胜写生，那种时代，很流行写生。

他站在窗口对我微笑着，一种可以显现出富有神秘期望的微笑，使我犹如凝视着一种深不可测的画面，在以后的日子里，溢在他的旅程之中与我来往了，他不仅仅潜进了永胜县图书馆的书架之中与我交流文学的话题，而且他还来到了我的单身小屋，我们的交往只有一周时间，在这短暂的时间里，不是每时每刻都在一起守候着，而只是一周时间中的一些片刻，比如，他从外面写生、摄影回来的时刻，他用手放在我门口敲门时，我开门的速度毫不迟疑，他的身体上携带着一种大自然的气息，他开始给我画第一张素描，也是他为我画的唯一一张素描，除此之外，我们还有令人窒息的拥抱。然而，除此之外，我们身体中似乎设置了种种警戒线，溢那时候已经 24 岁或者 25 岁，而我 19 岁，我的身体充满着永胜小镇的全部传统，而溢呢？每当他的手指放在我面颊上抚摸时，他就会寻找到那种理智。所以即使沉溺在一场又一场令人窒息的拥抱之中——我们也会将身体在即刻之间分开。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在此刻找不到对方的理由，从那刻开始，我们已经分开了整整二十多年，甚至在充满幻想和想象之中，我们的灵魂也没有缘分再次相遇。

然而，信件却在我们之间飘动着，准确地说，在以后的五年，甚至是许多年时间里，我们都在给对方写信，我收到溢的第一封信是从云南瑞丽发来的，溢喜欢在速写本上写信，而且喜欢用两种笔写信：碳素笔，纯粹的铅笔。在展开的第一封信件中，我看见了画家溢早期的艺术之旅：他在孤寂之中寻找云南原始地域上的植物和人，他陷于疯狂之中看见了太阳般的金



## 我的秘密之花

黄色和幽灵似的幻像，所以，在某些时候，我感觉到溢注定要被他的色彩所笼罩，从而把我彻底忘却。

然而那还不是我们彼此忘却的时刻，相反在距离中，我们频繁地通信，当溢回到中央美院以后，他给我不断地寄书，这些在县城无法买到的书籍，比如《邓肯自传》，所以，1981年我就读到了这本奇妙之书，当我读这本书时，正是我的诗写作开始不久的时刻，邓肯的自由舞蹈以及邓肯的生活的疯狂和舞蹈家的创造影响了我一生。除了从北京写来的信，溢还从各种各样的旅程中给我来信，信封上盖着那些异地的小邮戳，除了在信中谈论诗、艺术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倾诉他对我的那种遥远的触摸。

每当声音从信封里面传达而出时，它会到达我身体的变幻之中，信中表达出的语言使我承受住了那种生命的被抚摸和热烈之吻，从而使我的写作散发出一种绚烂的状态。那时候的我，总是把头探出窗外，我从一开始就喜欢看见邮递员骑着陈旧的自行车出现在我们所居住的巷子里，只要有信件，他就会敲响自行车铃。我雀跃而出，那些神秘的信件终于从他手上传递给了我，除了写信，我还把诗歌稿件寄出去，邮电所就像是一座搁浅在岸上的始终不会变化的港湾，我走进去，我用手接触着邮电所的信封、邮票，小小的邮电所把我引入了一个路上的世界，我期盼手中的信封能够准时地到达收信人手中，为了这种期待，我喜欢邮电所的那位年轻的邮差，在我异想天开的世界里，邮差给我带来了好心情。当我撑着雨伞到邮电所去的路上，是我最有想像力的时候，转过街就可以看见邮电所了，我的人生路上，在一辆邮车里，时间的前行抓住了翅膀——我的心灵加入了邮车的速度。

邮电所已经到了，从伞顶上流下的雨水溅湿了邮电所的台